



平  
苗  
紀  
畧

ル 5  
3295





平苗紀略



Small, faint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marks.

Small, faint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marks.



凡 5  
3295

同治癸酉夏月  
刊於武昌郡廨

昭和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東京

平苗紀略序

從來天與人合而武功定焉不止於戡艱難奠中土也第中土可以一勞集而荒徼滋蠢動之憂躑難可一意行而承平狃便安之習此武功之尤堪百世者矣遡

憲宗皇帝御宇之初車書輻輳山海梯航累洽重熙維新振刷治極盛也按圖考貢尚有未格之苗疆其皆引領東望曰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天豈獨靳於此乎其遺之也於是 中丞方公以人望而承天



意謂非千載一時耶 中丞始爲鎮遠郡守目擊苗人殘忍欲挽之而無策適遇鄂相國總制三省密詢其謀盡以誠告轉上

帝聞遂決計拯拔而委任焉偉哉馳驅戎馬之間蓋爲億兆苗夷出水火而不爲一身安和席也否則繡衣直指五花前導亦馴致節鉞無難耳何至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犯鋒鏑冒危險率孤軍蹈不測哉以彼易此必有能辨之者然則 公以武功見而人之慕 公者深矣而人之知 公者淺矣其慕之者曰

剿撫兼行也動中機宜因糧於敵也出奇制勝鎮定軍心之搖惑也危如一髮引千鈞卒成功績之萬全也凜若朽索馭六馬經營善後永永効順而迄無遺患則得其一節足以爲名將爲名臣前史所載問或有之而不知成此武功 公處不可已之勢 公有不得已之心夫心之不得已者非重此三千餘里之地而實救此三千餘里之民宜乎

帝眷特隆俾由監司疊撫巖疆以慰民望也是故地則邊也世則盛也不可已義也不得已仁也義動三



軍全從一片仁心流出稽之於古亦惟文明之於貝  
州韓范之於西陲庶幾近之乃四君子先後皆爲宋  
賢相勲業爛然而公雖歷任粵蜀封疆屢靖枚卜  
尙虛倘天假之年所以福被九州者爲何如甯止於  
武定九股而已哉今公之哲嗣友蘭先生起牧  
令遷太守歷著賢聲是天所以開公之武功於邊  
土者又必成公之文德於天下也將於是乎在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軍機房議政大臣禮部左侍郎前禮部右  
侍郎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太常寺正卿南書房行  
走上書房教習典試廣東福建江南正主考提督江  
西山東順天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翰林院侍讀翰  
林院修撰年家眷世弟金德瑛頓首拜撰



平苗紀略序

建不世之勲者必有高一世之略固非羣疑之所得  
沮眾論之所得撓危難之所得撼蓋其智在機先勇  
由識定而益以忠誠篤棊之素勃發於行間此馬伏  
波之所以莫安蠻服而功高銅柱也如我 中丞方  
公之平苗有後先輝映者當其建議之初上游密咨  
方略 公盡心陳畫悉中款要往撫之日各寨帖然  
顧苗性剽悍畔服不常 公馳驅戎馬間枕戈數載  
觀其恩結台拱在農二寨卽汾陽之單騎服虜無以



異是九股安營時賊數萬圍我師甚迫或謂退下秉  
扼江以守或謂退槁貢待援以應眾論紛撓疑似交  
加苟稍有遷就豈不棄營並棄地耶且台拱之役聞  
制府下退兵之檄一軍譁然爾時賊眾四逼人無鬪  
志 公值危難之際獨露刃引決故忠義所激卽幕  
僚且期授命其麾下之賈勇不亦宜乎他若燃香以  
疑敵交易以就糧掘草根以供爨臨時應變動與勢  
宜又其智機之不可測者是以掃除欃槍悉歸版圖  
夫豈僥倖邊功者可同日語哉吾竊稽夫唐宋之代

如裴晉公范文正韓魏公諸名佐莫不從事軍旅各  
著偉績遐哉尙矣而我 公於是役一二年中順者  
撫逆者剿應天順人一無偏繫抑何偉也迄於今土  
田廣矣戶口蕃矣少長辨而習俗更矣跡其高世之  
略上抒

九重宵旰之憂下開邊氓無疆之祐武功之式濯當  
不在唐宋諸公下固宜

帝眷優隆迭撫封疆而生前歿後有餘思也昔伏波  
征南漢史紀最我 公之智勇忠誠實卓今古焉允



平苗紀略序  
五  
堪並垂不朽云謹序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前大理寺少卿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檢討年姪陳世烈拜撰

平苗紀略序

天欲平治天下則必生經綸雷雨之才撥亂底定俾  
又萬邦如漢之三傑二十八將唐之二十四功臣是  
也天欲開闢邊疆則必生文武才略之人坐言起行  
放出旋乾轉坤手段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如

國朝之鄂相國 方中丞是也當是時

憲宗皇帝勵精圖治功宏煉石業壯斷鰲相國總制  
滇黔粵三省 中丞公爲鎮遠郡守相國有意戡定  
九股清江苗疆獨決於 中丞公之一言遂以其事



屬 中丞公而 中丞公毅然擔荷歷九死而不移其自任以苗疆之重如此觀夫提兵深入神機妙合受撫者愛之如子逆命者迎刃而解剿撫並用戰守符法歷有六載仁恩洽於異種威聲振於殊俗至今三十餘年佩刀雕齒之徒靡不安生而樂化戶誦而家絃與中國編民等而古州遂爲黔中重鎮 中丞公之力也要非定識與定力兼到孰能與於斯乎計其地則歸款九十餘寨闢疆三千餘里計其官則文武協力勦事五十餘員計其軍則漢土官兵二萬餘

人計其戰則大小二十餘次官之陣亡者三十餘人兵則十之一二其可危者九股建城之役苗人數萬攻圍絕我糧道卒能因糧於敵奮力取勝卽田單破燕復七十餘城之功也又莫危於撤營就糧之議軍心搖惑乃持七首誓必死卒能全軍破敵卽李臨淮納刀靴中之勇也又莫危於烏孟井底之截樵路而勝算出奇卽淮陰侯破趙會食之計也最後蓮花壘一戰氣吞有苗風雷變色哈提軍率子弟先登將士用命縱有狂梁之獸跋浪之魚俱入阱罟所謂有角



皆崩無心不馴濯痍煦寒爰定九股厥功偉矣昔光武遺書耿弇曰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中丞公之謂與今

天子命將西征天戈所指元惡授首闢荒二萬餘里寸地尺天盡入版圖況古州乃黔東近地雖去

京師萬里何容久梗

王化中丞公眞所謂天生文武才略以開闢苗疆者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友蘭先生爲吾臨賢太守夙叨知契持平苗一編授許曰請一言以弁首

遂不辭而爲之序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前貴州道監察御史協理山東山西道事翰林院檢討候補京堂建水後學傅爲竚撰



中丞方公平苗紀略序

巴陵方菊人觀察出其先

中丞公手著平苗紀略見示云將授梓且徵序

柏心

覽諸鉅公序詳矣自顧名位微甚文詞固陋遜謝不敢任觀察曰亦各發明其意爾其無辭於是承命紬繹輒以管蠡所及摠爲言曰大哉

世廟之仁上符堯舜矣撻伐之與舞干一也何者皆歸於同仁之量而已矣我

國家撫有方夏版圖過漢唐遠甚夫豈貪此區區二



三千里崎嶇迫陘之壤哉蓋視殊俗皆吾赤子也不  
忍其困於噬螯乃誅暴強撫柔良襲之冠帶被之聲  
教作息優遊熙熙化日光天之下者且二百年大哉  
雖覆幬之仁無以加茲矣當其初苗頑怙險自古未  
嘗臣服貪暴戕屠之酷州郡之民苦之卽彼民亦苦  
之

世廟燭其如此始有斥取而匡正之意會疆臣果以  
闢地之策進而指發蹤跡剖析利害本謀皆權輿於  
中丞公又皆以身親其役 公慮一切機宜奏牘

史册不能悉著乃手著是編趙營平云兵者國之大  
事爲後世法豈嫌伐一時功哉則今所傳平苗紀略  
是也夫自成功後觀之宜若易易承  
列聖耆定之威矧此彈丸黑子包納黔境腹裏以四  
方全力舉之若炎火藝秋蓬也且

詔旨類仍不惜財力命將濟師期於永隸職方此當  
其會者談笑取封侯之日也就知夫山川曲折洞吾  
目中則揣度難單騎裹糧跋涉蠻烟箐雨與魑結鉤  
翰之類宣威德申約束則招納諭告難烏道猿攀師



行無人之境眾寡不敵前後受圍閉營固壘糧援皆斷則出奇決勝難創城築堡置戍留兵或不樂從以兵相阻鼓眾而譁則經始營建難自非忠誠膽智又有濟安黔首不分畛域之公懷未有克成厥功者矣今夫張騫唐蒙之流可不謂喜事立功者哉然震蕩遐荒得之無益於中國豈若黔境苗疆介居內地兵力既加化爲齊民及於寬政欣欣始有再生之樂又所產名材百物通津轉鬻皆吾民日用不可闕者何但叩竹茹醬之微彼民亦得以交購互市坐食其利

而川廣黔楚無復烽燧屯防之苦然後知

世廟決意闢土同於覆載之仁一時名臣如鄂公張公哈公幸際其會中丞起儒官薦擢二千石遂運其忠誠膽智與不分畛域之公懷拔迹策勲赫然與三公埒嗟乎功與遇皆曠萬古未之有也觀察爲中丞五世孫治行冠楚北擢持旌節會移首郡封圻晉履行紹祖庭方今四方氛孳略已靖矣而意外之虞未必遽絕尙望恢宏方略以繩祖武以翊廟謨則茲編其卽箕裘世業也哉同治辛未季夏後



學監利王柏心撰

重刻平苗紀略序

國朝雍正中西南夷改土歸流舉自有天地已來聲教未通之域悉隸職方良由

世祖

聖祖深仁厚澤噓煦八十年如天之無不覆幬

世宗皇帝既嗣服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乃因勢利導之爲一勞永逸計順天時因人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維時總督鄂文端公宣布

朝廷威德知人善任使用成我不顯績比諸莊躋開



滇唐蒙通蜀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朱輔定白狼槃  
木唐菽等百餘國有過之無不及已顧文端初撫雲  
南僅改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雖擢總制未議及黔  
苗也

大中丞敬齋方公時以特薦守鎮遠會黎平守張公  
廣泗建議闢苗疆文端未卽許以公有卓識檄調赴  
滇問苗疆應否開闢狀公條上事宜十六則謂宜剿  
撫並施而以得人爲本文端躋之遂決計改流檄張  
公招撫古州丹江而以九股清江台拱諸苗寨屬公

公犯瘴癘深入巢穴先後招撫清江南岸九十餘寨  
當是時文端奏設貴東兵備道以公任之尋命總統  
清江軍務雍正七年三月公在清江北岸公鶩等寨  
生苗逆命副將張禹謨失利公被圍二十七日乃解  
十年八月公建台拱廳城悍苗數萬來犯公以二千  
人且守且戰被圍六十九日乃解方事之殷游擊羅  
資袞副將楊馥來援皆敗沒糧盡至殺馬以食文端  
時已入相高文良代之有檄退師諸將請潰圍出公  
拔劍誓死不爲動又二旬援師乃達蓋早置死生於



度外矣尤異者當被圍時樵路絕公命掘草根供炊  
爨勵地數尺有黑土如煤試以火輒然此與兆文襄  
征回部被圍黑水營時掘井得泉掘窖得粟同一神  
助而公實開其先蓋皆精誠所格也烏虜戡定苗疆  
世但知爲文端之烈今讀公所著平苗紀略始知出  
公本謀且備歷險艱幾身殉而後底績也公有其實  
而不尸其名其陰造福於生民功豈在文端下哉且  
夫功名之士笞兵走萬里取封侯印若班超朱輔傅  
介子之徒志則偉矣顧皆不免於好大喜功以有事  
公疏陳不可

高宗手詔褒納議遂寢其後八年公薨矣大軍征金  
川調張公廣泗爲川督進剿不利大學士公訥親繼  
之並以失機坐法死賴傅文忠岳威信蕙其事至三  
十六年小金川復叛阿文成福文襄討平之兩金川  
用兵前後八年糜帑至七千萬用此見公之老謀深  
識若豫知後事之艱且鉅也者益信苗疆開闢實權



衡於天時人事理勢之必然而非倣倖於一試也公  
功在

國史祀在瞽宗遺愛在黔蜀子孫曾元世掇科第相  
繼爲監司天之報公抑厚矣公五世孫菊人觀察官  
楚北砥躬出政一惟公是師重刻平苗紀略命記其  
巔末元度於公爲同郡年家後進與觀察申以婚姻  
同治丙寅丁卯間奉

詔帥師援黔道出思南鎮遠清江台拱間慨然想見  
公之遺烈間詢老兵退卒猶有知公遺事者烏虜天  
生我公實與鄂文端同鍾間氣佐成

國家一統無外之勲而銷苗疆百世之劫運非莊蹻  
唐蒙班超輩所可同年而語也傳曰活千人者必封  
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觀察念之哉

誥授榮祿大夫布政使銜加三級

賞戴花翎告養雲南按察使前浙江按察使署布政  
使色爾固楞巴圖魯年姻家後學李元度百拜謹序



平苗紀略

巴陵方顯敬齋著

五世孫大湜重刊

雍正二年顯由湘鄉縣教諭遷廣西恭城縣知縣四年

詔各省督撫藩臬舉賢員黃方伯叔琬以顯應

詔超擢貴州鎮遠府知府五年三月蒞任黔省故多苗自黎平府以西都勻府以東鎮遠府以南廣西柳州慶遠府以北皆生苗地逼近黎平者曰古州逼近都勻者曰八寨逼近凱里者曰丹江逼近鎮遠者曰



九股曰清水江廣袤二三千里戶口十餘萬不隸版圖不奉約束時張撫軍廣泗守黎平詳請開闢鄂制府爾泰調顯赴滇問苗疆應否開闢狀顯曰生苗不籍有司且無土司管轄官民自黔之黔自黔之楚之粵皆迂道遠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過內地奸民犯法捕之急則竄入苗地無敢過而問者苗又時出界外肆剽掠內地商旅尤以爲苦界以內弱肉強食良懦苗民咨嗟太息恨控訴無所此黔省大害也誠能開闢則害可除清水江潑洞寬闊上通平越府黃平

州之重安江其旁支則通黃絲驛下通湖南黔陽縣之紅江其旁支則通廣西清江南北兩岸及九股一帶雖多複嶺崇岡而泉甘土沃產桐油白蠟棉花毛竹梳木等物若上下舟楫無阻財貨流通不特漢民食德卽苗民亦並受其福此黔省大利也誠能開闢則利可興問能否開闢狀顯曰苗寨繁多難於創始苗性反覆難於善後畏葸不足以圖功鹵莽適足以僨事難於得人得人則有志竟成不得人則垂成亦敗制府曰易爲之事必有先我而爲者何待於我明



知事在當爲而畏其難爲推諉因循非夫也用撫用  
剿議論紛紛不一子意云何顯曰苗亦人類必專用  
剿未免傷天地之和苗多獸心若專用撫亦難懾寇  
頑之膽二者不宜偏廢但須先撫後剿剿平之後仍  
歸於撫耳因上平苗事宜十六則其略云一曰別良  
頑良懦之苗本有內嚮之機一經化導卽可就撫愚  
蠢之苗不知歸誠之樂徐徐化導亦可就撫克悍之  
苗志在擄掠狡黠之苗意在觀望苟威無可畏則恩  
不知感必須臨以兵威乃可就撫一曰審先後路有

遠有近近者先撫遠者或聞風而來勢有弱有強強  
者先撫弱者乃迎刃而解一曰禁騷擾擾於未撫之  
先則不就撫者得以藉口擾於既撫之後則已就撫  
者又復灰心一曰耐煩難苗人不通文告毋憚口舌  
之勞苗地本多險阻毋憚跋涉之苦一曰防邀截林  
箐叢雜山谷幽深苗本易於設伏人心多狡風俗尙  
詐苗又慣於設伏一曰戒姑息未就撫而不遵化導  
情尙可原已就撫而反覆無常法無可恕一曰宥脅  
從渠魁有違抗之心自必有違抗之迹脅從有違抗



之迹不必皆有違抗之心一日除漢奸苗人本易反  
覆漢奸每潛往煽搖漢奸既已煽搖苗人必愈形反  
覆一日繳軍器苗器堅利器械不繳則桀傲難馴一  
日編戶口苗戶稠繁戶口不編則散漫無紀一日完  
錢糧錢糧宜輕不宜重重則難輸輕則易納一日定  
條約條約宜簡不宜繁繁則難曉簡則易從一日設  
重兵無事則控扼形勝藉消奸宄之萌有事則就近  
剿除可免遷延之誤一日建城垣城修扼要之區聲  
威益壯城建適中之地運掉皆靈一日安塘汎互相

聯絡嚴密稽查沿江之聲息果通兩岸之寇徒必斂  
一日疏河道灘石無多修鑿尙易黔楚之商船旣利  
苗民之生計彌寬制府嘉納遂決計開闢檄行黎平  
守招撫古州丹江等處而以九股清江一帶生苗尤  
頑梗難化屬顯相機招撫顯查清江形勢險要北岸  
有地名梁上者東北與內地邛水司連界西南與挨  
磨者磨等寨連界必須從此招撫樹之風聲乃得要  
領遂遣通事人等前往其地諄切開導苗願輸誠已  
有成說因祖撫軍秉圭以苗本豺狼難責以人道此



事斷不可行亦不必行遂中止六年二月鄂制府仍  
飭令照舊辦理三月顯親率通事及效用人踰山越  
嶺由梁上進一路宣布

皇仁謂

聖天子恩普德洋視苗民猶赤子不忍棄置化外特  
遣官慰諭爾諸苗應仰體

聖德永作良民諸苗環立拱聽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我等苦強暴久矣不圖今日得見漢官威儀  
就撫者凡十六寨犒以花紅銀牌酒食輒舞蹈不自

禁乃令各寨頭人訂期會集宰款合榔宰款合榔者  
苗俗也卽漢人插血盟誓之意又曰合款亦曰話話  
其會盟處曰款場其首事曰頭人頭人中之頭人曰  
榔頭悔盟者有罰曰賠榔皆苗語也四月顯率邛水  
司副土官袁三奇赴挨磨者磨等寨彼見梁上歸誠  
莫不傾心向化就撫者凡八寨合榔如梁上而北岸  
之苗悉平令各寨編立保甲輸納錢糧苗曰唯命此  
招撫清江北岸各寨情形也九股上接丹江下連清  
江南岸時鎮遠協副將張禹謨率官兵駐舊施秉縣



之柏枝坪顯因北岸事竣乃馳赴柏枝坪會同禹謨料理九股事宜羊翁世蓋等四十一寨先後就撫八月十七日設款場於行營令諸苗合榔公舉榔頭管理寨事初施秉縣屬之琵琶寨石狗洞寨被盜劫盜匿台拱在農二寨禹謨捕之不能得謂爲逋逃藪至是欲屠之二寨懼誅竄林谷間謀煽亂爲緩死計顯謂禹謨曰納污藏垢各寨皆然豈惟台拱在農二寨且舊惡也此次招撫台拱在農並無違抗加意撫綏以勸來者猶懼不饒若念舊惡而屠戮之已撫未撫

各寨其誰不自危苗未忘禍子又激之其若大局何必不可乃輕騎簡從馳詣在農寨寨空無人復詣台拱寨亦如之遂止宿詰旦匹馬張蓋出寨門而令效用李有成前導有成繞林谷大呼曰鎮遠太守來救汝曹命二寨苗人擁馬首問訊顯告之曰汝曹既已受撫卽屬良民

聖朝無屠戮良民理舊染污俗咸與惟新其急扶汝父母攜汝妻子歸汝寨勿自取屠戮苗羅拜泣曰公實生我顯因下馬坐石上與談家常瑣事詢問疾苦



苗大歡又羅拜曰公仁人也感公厚恩無以爲報願  
公世世子孫如公仁遂相率歸寨顯宿台拱寨中者  
凡三日諭以縛獻施秉案犯唯唯聽命無難色九月  
張撫軍以丹江抗拒檄禹謨協剿禹謨去後顯率土  
官楊再瀚等復招撫九股之交汪等七寨十一月又  
招撫九股鄰近之清江南岸反號等七寨十二月又  
招撫清江南岸之董敖等及九股之陶賴等十三寨  
此招撫九股及與九股鄰近之清江南岸各寨情形  
也南岸苗寨稠密較北岸尤多苗性兇悍亦較北岸

尤甚反號董敖等寨雖已受撫而公鷺雞擺尾等寨  
尙懷觀望七年二月顯會同副將張禹謨率兵赴北  
岸各寨察勘宣諭兼體詢南岸向背情形遂由北岸  
進令次子柱率通事數人遍歷北岸各寨詳細開導  
俾各呈繳軍器苗稽首聽命盡出所藏詣行營呈繳  
旬日之間刀弩長標烏鎗礮位盔甲收峙如山分遣  
通事往南岸招安柳受柳利羊遠岑松等寨皆就撫  
三月十五日官兵抵北岸柳羅坡有南岸公鷺寨苗  
酋鷺騰潛渡江北伏衝犯順顯等擊走之乃立營柳



羅十八日公鷺寨句結鷄擺尾柳利白索白漢等二十餘寨渡江攻營我兵分路迎擊中左兩路俱捷右路因禹謨留精銳自衛祇以少兵嘗敵遂失利苗驕甚嘯聚愈多乃圍營禹謨欲突圍出顯不可堅意固守時遣勁卒出擊小有斬獲以眾寡懸殊被圍者二十七日四月十四日張撫軍率兵應援圍乃解鄂制府札致撫軍云公鷺頑梗先則伏路截兵繼則渡江圍營威逼鄰夷指揮眾寨實屬巨惡斷難姑容況此寨逼近清江盤踞要害舟楫往來虞其劫掠宜亟乘

機剿滅以通黔楚舟路卽或哀乞誠切義不屠降亦必令縛獻首犯明正典刑然後收撫餘黨免其全寨誅戮庶幾威不損恩不濫以示羣苗方爲善策顯見撫軍取進止撫軍曰南岸諸苗公鷺最强破公鷺餘可不戰下顯曰是則然矣抑某更有請者公鷺素强悍故各寨悉聽指揮各寨聽指揮故公鷺益強悍若不殄滅公鷺固無以懾各寨若不解散各寨亦難以制公鷺與其先剿公鷺不如先散公鷺之黨撫軍曰子之言是也好爲之顯乃分遣得力通事潛往各寨



論以順逆曉以利害惟雞擺尾恃寨大人眾且爲漢  
奸誘猶豫不決餘寨均瓦解公鷺遂孤立撫軍調度  
已定尅期渡江適連日陰雨江水漲發無舟楫可渡  
五月十四日子刻大霧彌漫顯令勁卒善水者乘霧  
渡江奪苗舟十餘撫軍喜曰事濟矣遂遣步卒乘所  
奪舟先由上游潛渡馬兵繼進水爲馬蹄騰簸波濤  
盡立已而霧斂月出苗悉眾拒奪舟處而我兵已由  
上游濟苗迎拒奮擊之殪其前鋒數人苗奪氣乃奔  
追擊之於箐林中苗又奔歸寨死守時天猶未曙也

黎曰我兵鼓勇直前肉薄而入火其寨傷斃擒殺及  
焚死者無算千總曹文元右股創步卒傷者八人是  
日提標守備任龍由九股來兵力益厚撫軍令夾江  
而壘顯料賊且復至請撫軍飭各營戒備公鷺餘孽  
果於是夜寇南岸新營我兵擊敗之十五日雞擺尾  
寨苗旬結千餘人復來犯又大敗之斬馘甚眾十七  
十八等日董堯等寨苗頭來營投誠前附逆之柳利  
雞擺尾等大寨亦各悔罪求生又有白索等五寨偕  
雞擺尾苗頭來營請納錢糧顯問抗拒之故雞擺尾



苗頭稱吾屬已割木刻欲卽投誠納賦有漢奸曾文登者爲道漢兵自古不渡河諸葛武侯曾與立石爲信汝輩不宜納糧若今歲納一兩明歲卽須納十兩且將丈田供役吾屬愚昧妄信其語遂與公鷺合榔實屬爲渠所誤今當縛獻贖愆旋卽縛曾文登及其妻子六人獻大營顯訊之文登直吐不少諱遂梟文登於行營送其孥下郡獄十九日以後近寨生苗投誠納賦乞示者絡繹不絕遠寨生苗亦皆踵至乞撫公鷺逃苗奔竄無地亦投營服罪責令繳獻鎗械並

令託柳受等大寨具保方許收撫六月初五日各寨苗頭率公鷺苗人赴營稟稱公鷺歸順求生異日倘再違犯眾寨同坐罪尋繳獻烏鎗環刀標鎗弩弓無數苗地向有合款之例是日各苗頭齊集凡四十餘寨因令合款曉以公鷺罪狀本應屠戮淨盡姑念老弱無辜仰體

聖天子如天之仁暫許招回賜還田產如終改過則永爲良民倘少萌異志卽立就殲滅又告以清理苗疆之舉原爲開通清水江舟路今於公鷺寨基安設



大營並擇地立塘汎稽察匪類保護客商使舟楫往來財豐物阜爲爾苗民垂久遠之利眾苗歡喜慶幸合款而去南岸以外有白衣苗一種居處僻遠亦聞風向化相率來歸是月二十五日張撫軍由清江起節進古州鄂制府以清江險要苗新附恐禹謨不勝任檄禹謨還調新陞鶴麗鎮總兵蘇大有偕顯守清江顯遣弁役裝米試舟直抵施秉又雇苗船一百四十五隻往湖南黔陽縣屬之紅江購鹽米雜糧且查探水路七月回營據稱沿江水面較鎮遠更寬深不

特麻陽鮒船通行無礙卽小舫解船亦可往來經過大小苗寨老少男婦聚立江干無不驚喜爭來交易以爲貨船銜尾連檣洵屬見所未見閏七月鄂制府以新闢苗疆地廣事繁議添設貴東兵備道以資控制疏請以顯補授得

旨俞允顯仍駐清江料理一切十一月初四日忽有雞擺尾苗頭數人倉皇來營汗涔涔下問何故則曰雞呼黨等寨潛相勾結謀劫營吾屬勸之不聽特來密首顯曰雞呼黨素尅頑若輩不畏其迫脅耶苗頭



再拜稽首對曰我雞擺尾苗人自本年五月十五日受創以後深知天威難犯不敢復反又我未就撫時軍士獲我婦女公必令幃置別室遣謹厚者視之就撫後悉以賜還感公厚恩銘心刻骨亦不忍復反顯獎慰之厚加賞犒卽與大有嚴密防範初六日夜雞呼黨等寨頑苗果潛來大營左右窺探知有備不敢逼猶於高山舉火譟囂達旦初七日黎明遣銳卒沿山搜逐斬數十級苗乃退竄官兵傷者二人附近各寨被其迫脅者懼累悉赴營自滿滌鄂制府於本年

正月奉

命總督雲貴廣西三省是月自黔赴粵途次得報飛檄云倉卒良頑未辨師驟進剿反滋惶惑宜詳察順逆明示但誅有罪不擾無辜然後專討雞呼黨等寨盡力懲創又奉張撫軍檄云雞呼黨自作之孽毋姑息姑息則他寨效尤顯察此次變動實雞呼黨之計包辛安干州等倡謀而東庫黨宜天腊烏交鵠演農交甲六寨爲之附和十一日計包辛假就撫爲名來大營偵探虛實責以獻亮繳械賠榔三事佯諾而去



十八日計包辛復率小苗二十二人牛一頭來營以爲詰話之用詢及三事則支吾以對諸將欲擒之大有謀於顯曰計包辛首惡也不殺無以示懲但首惡甚夥若僅獲一計包辛則安干州等匿而不出後將爲患奈何顯曰不如縱之而令其邀集安干州等同來詰話俟其來時再察之如誠悔罪我又何求不然縛而殺之如孤雛腐鼠易事耳大有曰去而不來奈何顯曰計包辛狃於再來無少阻謂終無他必復來乃諭以欲更詰話必須眾素信服頭人盟誓若輩

速歸邀安干州往包章囑打計等偕來庶無翻悔計包辛復諾而去二十一日計包辛果率頭人安干州等三十人赴營投見大有責其謀逆且詰其何以匿免不獻藏械不繳計包辛等抗言曰首犯不知何人無從縛獻刀鎗留以護寨不能呈繳顯叱曰汝今日尚倔强耶遂擒之因與大有定計以鎮遠營遊擊劉成龍居左黃施營遊擊章奇相居右安籠鎮遊擊任龍居中撫標中軍遊擊高岱彈壓南岸公鷺北岸柳羅以及子營堆子等處營壘二十二日辰刻縛首惡



計包辛安千州往包章養九金轉腮包長商噶打計  
等八人付左右中三將斬以祭旗劉成龍由左路進  
守路賊苗不虞官兵之猝至也方奉鬼師鳴鉦跳鬼  
我兵鎗擊鬼師立斃餘眾潰逃逆苗先於要路釘椿  
簽於箐林設伏弩於平坦處掘陷坑以拒我師銅仁  
協守備韓生耀果敢爭先拔去一路椿簽伏弩以賊  
所棄擋牌填平陷坑長驅而進苗益奔我兵鎗弩齊  
發殲斃甚眾乘勢追擊直抵雞呼黨寨寨苗出隊拒  
敵適章奇相自右路繞出令天柱營守備皮袞會合

韓生耀督兵衝擊賊漫山奔潰中鎗著礮被刀帶箭  
跳崖滾箐死者無算獲鐵盔標桿擋牌亦無數左右  
兩路方鏖戰時任龍復自中路馳至呼聲震天遂合  
圍寨內賊猶抵死抗拒韓生耀先斫寨入千總康文  
玉繼之我師畢登遂犁其巢東庫黨宜天腊等寨苗  
人恐官兵乘破竹勢併剿遙跪高山匍匐叫號口稱  
我輩非敢從逆實雞呼黨逼脅而來今見天威更不  
敢違犯乞哀矜貸命時已黃昏遂收隊卽駐其地察  
官兵傷者僅五人送回大營醫治大營聞捷令搜餘



匪二十五日申刻振旅而還往返凡四日二十六日東庫黨宜天腊烏交鳩演農交甲六寨求雞擺尾雞右柳利九箠等寨率之來營乞赦宥顯令東庫等寨苗頭遍視營壘告之曰汝輩不知官兵虛實常遣人潛探今恣汝觀之若真悔罪卽繳械納糧永爲盛世良民否則堅守汝寨雞呼黨不善守故寨破汝等熟思審處毋後悔苗頭伏地稽首願聽約束旋繳鎗八十六門刀一百三口標鎗一百七十根弩十二張鐵甲五領並自願各罰牛隻重爲話話八年正月

又陸續繳到烏鎗一千四百九十五桿標鎗一千八百六十根弩弓一千四十二張刀一千五百一口烏機九位子母礮一位霸王鞭礮一位鐵盔九頂鐵甲十七領三月古州叛時大有已調補古州鎮總兵鄂制府檄大有赴古州督剿檄顯總統清江軍務在營文武悉聽節制顯申明軍令毋掠毋淫毋嚇詐毋踐禾稼苗愈狎習有因事忿爭者輒赴大營控訴爲之剖決是非兩造成悅服乃築城垣建公廡修礮臺造營房各苗民競來助役勞以酒食益歡欣鼓舞趨事



平苗紀略 卷五  
五  
恐後十一月清江城工告竣九年三月公廨礮臺營  
房悉葺事顯即親詣沿江一帶細勘所設塘汛聯絡  
周密聲息相通黔楚商船絡繹通行直抵新城下沿  
江苗民稽首馬前獻時蔬者不絕六月張撫軍巡歷  
新疆自古州丹江一帶至清江兩岸苗頭跪伏迎道  
左恭順有加此剿撫清江南岸各寨情形也是年十  
月鄂制府入

親授大學士以高制府其倬署雲貴廣西總督印務  
十二月顯奉

旨晉貴州臬司十年三月張撫軍奏言九股地寨多  
苗悍爲清江丹江扼要之區台拱又爲九股扼要之  
區前經會題請於台拱添立一營一切布置全在得  
人必需熟諳之員方可倚藉料理今新陞貴東道黃  
世文才可辦事而於此地形勢並未閱歷是九股安  
營一事仍得方顯同辦庶乎有益請令方顯率兵前  
往勘定應立營基俾大概規模皆有條理然後將一  
切工程暨善後諸務詳細講求交與鎮道率同文武  
員弁次第措辦方顯即回省到臬司任如此則方顯



不過暫緩任事數月之期而新疆安營要舉可期完妥

上以所議是可其奏六月元撫軍展成署貴州巡撫  
七月顯會同清江鎮總兵趙文英率官兵往八月至  
台拱駐師籌畫建城諸事務羊翁烏羅桃賴等寨恐  
建城妨其劫奪乃倡議阻撓傳木刻砍牛誓眾句結  
南世羊甲墨引等寨謀抗拒丹江之高坡雞講之空  
釋等寨亦附焉惟台拱在農二寨向受顯招撫恩拒  
不從赴大營告變九月初六日夜半諸苗蟻聚台雄

寨殺夫匠至羊翁寨殺通事郭英歐玉樞期五鼓犯  
大營顯誦得之以告文英文英分布守壘而別遣精  
兵二百人分兩隊伏壘外顯周行營壘拊循士卒戒  
之曰我踞高壘賊無翼必不能飛而上若輩但露刃  
倚壘立賊至毋聲張俟其攀壘斫之賊必退此我與  
若輩生死關也慎勿驚惶自誤至五鼓賊果來犯呼  
聲洶洶震山谷大營寂無人聲賊撲壘以刃刺之應  
手而倒者數十人餘賊反走遇伏輒奔奔里許伏兵  
復起益狂竄自蹂躪死當是時也營壘初立官兵僅



二千五百人以二百人駐排略三百人駐稿貢護糧  
運台拱大營實止二千人而逆苗猝至不下數萬勢  
危甚或謂退屯下秉扼大江可守或謂退據稿貢待  
援兵圖再舉顯曰我奉

命安營棄營是棄地也必固守然坐困亦非策倡亂  
逆苗惟羊翁寨距營最近宜先剿羊翁以挫逆氛而  
作士氣初七日發兵擊剿戰始合把總蘇鳳林外委  
把總張璧王貴中礮死苗鬪益力文英督兵苦戰鎗  
礮如數百萬爆竹同時迸裂苗披靡遂破羊翁斬殺

甚眾初九日苗以大營堅守攻不克乃去圍排略十  
一日大營聞排略急遣兵援之守備高本陽奮勇當  
先中鎗陣亡適鎮遠營千總程錦鵬奉文英檄調率  
兵至三面夾攻苗卻走時苗眾多排略兵過寡且無  
水不可守卽撤回台拱會曰暮苗據險斷路排略兵  
不能徑達大營文英領兵策應漏三下始得歸當文  
英赴援時苗以大營兵出乘虛來犯鎗弩如雨顯見  
勢急率諸文員督夫匠執刀棒隨留營兵分地嚴守  
令每人燃香兩枝香灰厚分許卽彈去其灰苗望之



平苗紀略 其  
如火繩狀疑畏不敢近乃踞排略干翁一帶險阻以  
拒援師爲久困大營之計元撫軍調兵赴援撫標遊  
擊馬似龍平越遊擊羅資袞統師先至抵下秉卽護  
糧行二十五日前軍達排略伏苗突出官兵驚潰資  
袞中鎗手殺數苗力竭死千總楊漢尹成熙把總高  
騰鳳外委劉清林兆昇皆戰歿輜重盡棄是日台拱  
大營聞礮聲知援兵至遣遊擊章奇相把總王朝傑  
率兵接應日暮不聞聲息收隊歸遇伏朝傑死之逆  
苗圍營之始軍中糧僅可支半月至二十三日糧匱

殺馬食士卒日夜望援兵及二十五日資袞陷歿人  
心惶惶鎮遠知府劉洵同知宋厚謂顯曰苗悍糧匱  
外援失利可若何顯曰眾苗雖叛然台拱在農二寨  
受我不殺恩誓不反若喚諭之可得米穀權資接濟  
乃召台拱苗頭諭令各市糧畜償以倍值苗欣然來  
營交易然未足供所食每人日止給米一合牛馬肉  
一片顯與文英洵厚等皆日不再食逆苗憾二寨以  
糧資我欲攻之二寨懼不敢復來顯謂文英曰兵法  
云因糧於敵今二寨米穀不至恐有譁潰虞宜鼓勵



諸軍力剿近營逆寨取其糧以給兵食文英曰然三十日五鼓發兵分道並進破世蓋中寨殺苗甚夥千總蘇成鳳把總徐三錫唐起鳳歿於陣所獲米穀牛羊足供數日苗震懾於是台拱在農復來營交易如故十月初五六等日提標遊擊王友文遵義遊擊吳朝貴黔西遊擊馬騏先後至稿貢以資袞爲前車鑒屢催進兵僅移師至干翁卽止元撫軍檄大定副將楊馥總統援師馳驛抵干翁眾謂大關陡險仰攻實難馥曰路誠險峻然穴中之鬪將勇者勝台拱孤軍

忍饑待援豈我輩觀望時耶十二日四鼓留朝貴守營令友文從旁徑出賊後似龍爲後應馥當先突陣賊發鎗洞左脇死眾遂奔似龍退保干翁騏與友文旣登山梁不敢退被圍三日絕食夜半從間道歸兵死傷幾及半苗勢愈熾長寨營參將宋朝相原調由雞講進援旣至雞講聞楊馥失利遂不進時羅楊二將先後失利所買台拱在農二寨米穀牛羊將士量給皆不飽且值冬寒衣單人大半不能支眾情洶洶二十二日忽奉高制府檄云台拱荒基何必爭此咫



尺之地宜退兵下乘就糧文武集帳中密議皆遲疑  
不決顯毅然曰清江來牛八寨丹江古州諸苗各懷  
觀望倘台拱動搖則處處蜂起不可收拾矣且奔潰  
損

國威苟免失臣節今日之事惟有固守不濟甯自刃  
耳雖大憲檄不敢奉乃取檄藏之匣中戒諸將曰敢  
洩者斬已而軍士微有所聞二十四夜私語曰督院  
尚憐我開以生路方臬台必欲置之死地何也明日  
不移營吾屬卽散去顯聞之拔所佩匕首謂泐厚曰

事急吾當自爲計但可惜新疆全局耳泐厚曰事至  
此命也我輩相從死耳湖南舉人鄧堅時在幕中亦  
慷慨爲必死計頃之文英突至謂顯曰公聞軍士私  
語否顯曰固聞之文英曰計將安出顯曰軍士第知  
退兵之利不知退兵之害當剴切曉諭之二十五日  
黎明顯與文英召各將士諭之曰苗眾我寡汝曹忍  
饑寒待援兵誠苦顧吾思之

國家養兵原用以戰守男兒以身許國死則死耳豈  
可全軍退避上損



國威且干翁路險羊腸一線紆迴於懸崖峭壁中退  
則人無鬪心苗若乘之自相踐踏無噍類矣卽幸出  
稿貢抵下秉而失地必誅不死於苗將死於法等死  
也與其坐法而死孰若堅守而死況堅守未必死耶  
汝曹堅守已閱五十日苗屢攻營汝曹屢卻之且破  
羊翁破世蓋苗固無如汝曹何也再守幾日援師必  
至內外夾攻可轉禍爲福慎毋妄冀苟全自貽伊戚  
將士聞之人人感奮適元撫軍檄至戒勿移營且云  
堅守三日則援兵至矣顯撫掌曰此新疆之福將士

之幸也大事定矣亟出檄示將士益帖然會廣西左  
江鎮總兵霍昇署貴州提督事疾馳赴援二十九日  
台拱得報意卽可會合十一月初二日瞭高兵忽報  
後山羣苗從外來牽馬九匹而過眾驚視不知所從  
來夜半台拱在農二寨苗來營謂逆苗已破下秉以  
所劫馬匹示各寨邀令併力抗拒吾屬受深恩不忍  
負惟烏孟井底等寨力不能敵已附逆矣顯慮烏孟  
井底逼近大營後山營中採樵必爲所阻是夜五鼓  
發兵取之比至後山則逆苗已乘昏夜於山梁壘土



爲營山徑險窄四擊之不克于總黃招賢力戰死樵  
路遂絕顯令諸軍於營中掘草木根炊爨入地三四  
尺有黑土狀如煤試以火卽燃眾驚異以爲天助然  
賊壘逼營後難防範非卽拔之不可顯與文英計曰  
力鬪無益須以智取乃可以逞十一日夜半選勁卒  
五百人令守備李啓榮等率之視危崖絕巘苗所不  
備處捫蘿攀石手足並行十餘里繞出苗壘之後東  
方甫白踞其山巔烏孟井底遣眾來援壘中苗望見  
援賊麇至爭出壘迎戰啓榮憑高擊之苗潰多墜崖

谷死遂乘勢躍入壘中援賊疾馳將奪壘大營兵列  
陣出援賊反兵以拒顯鞭馬直前或挽之曰公文員  
毋衝鋒顯曰衝鋒固死不衝鋒樵路絕亦死遂突陣  
諸將恐失顯急奮擊啓榮亦自壘中出夾擊之援賊  
大敗搗其巢遂連破烏孟井底二寨取其米穀以餉  
饑軍先是逆苗於初一日襲破下秉初三日渡下秉  
犯署提督營副將康世顯撫標參將馮茂擒斬數十  
人苗奔世顯與茂乘勝取大關時漢土官兵二萬餘  
人自下秉達于翁連營三十里安順營都司侯宏道



亦由臻洞司取道抵台盤苗首尾受敵極力守大關  
似龍密令干翁苗人說高坡等寨許以赦罪苗多散  
歸初九日世顯等奪大關至十二日台拱大營計破  
烏孟井底二寨因駐山梁以待十五日五鼓援兵轉  
戰而入大營兵夾攻而出苗大潰援兵遂與大營會  
合自九月初六日至是凡六十九日圍始解糧運乃  
通台拱關繫新疆全局此六十九日中逆苗以數萬  
計官兵僅二千五百人逆苗米糧可隨地取給官兵  
則糧盡宰馬以食逆苗器械可隨時增製官兵則軍

火日少援師既再失利制府又下檄退兵一軍譁然  
幾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幸而將士素明大義一經  
曉諭卽如常安帖忍饑餓以待援師否則台拱不守  
新疆全局尙可問耶十六日召台拱在農苗頭厚賞  
之二十五日侯宏道由台盤達台拱二十八日文英  
率兵剿陶賴歐家等二十寨三十日又剿南世羊甲  
等二十五寨十二月初二日署提督霍昇自下秉抵  
台拱初四日督諸軍分剿墨引南東等二十餘寨初  
七日提督哈元生奉



命回黔總統黔楚粵三省官兵進剿初九日文英以  
他事去副將康世顯接署鎮遠鎮總兵初十日參將  
劉成龍等進剿雞講之空稗寨遇伏大潰損傷甚眾  
千總劉上仁外委把總蔡應試曹文明皆死之二十  
日剿高坡寨會大雪乃撤兵回營十一年正月初十  
日世顯發兵搜桃天箐守備蔣秉忠中鎗死十一日  
廣西總鎮霍昇移駐清江統諸路軍協剿元撫軍催  
戰益急二月提督哈元生遣兵剿高坡苗窮促乞命  
許之二十六日昇督兵剿烏羅寨千總李瓊把總樂

禹外委千總范之奇土官溫寬戰死二十七日再剿  
烏羅焚其寨千總顧景把總王允武杜應龍外委千  
總許之才戰死烏羅既破烏溜等寨推白當寨爲長  
踞番招之蓮花屯圍之久不克三月二十五日提督  
哈元生進番招二十八日親督攻地苗不能支滾巖  
四遁被殺及自死者無算廣西守備何英千總秦登  
魁把總關志湖南外委把總龍德沛俱陷陣死台拱  
解圍之後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年三月二  
十八日官軍疊剿各寨顯四處策應時監其軍迨蓮



花屯破各寨餘黨咸懼伏每日跪營門號泣求繳械  
編戶納糧比清江南北兩岸情詞懇切乃受降九股  
悉平四月仍於台拱修築城垣會尹制府繼善赴滇  
督新任道經鎮遠顯詳陳善後事宜咸見施行六月  
顯由台拱回省受臬司篆此剿平九股各寨情形也  
是役也清江北岸專用撫南岸則剿撫兼施九股則  
先撫後剿拓地千有餘里新闢古州丹江等處以里  
計者亦如之蓋嘗就清江而論非張撫軍調度有方  
蘇總兵聲威素著無以制南岸之悍而堅北岸之心

就九股而論非哈提督縱橫掃蕩則九股之醜類不  
平非霍總兵雷霆擊風馳則台拱之長圍不解非趙總  
兵忠勇過人各將士素明大義則台拱早已失守全  
局早已震動不特不能待哈提督之掃蕩併不能待  
霍總兵之馳援就新疆全局而論非鄂制府善謀善  
斷則因循推諉張撫軍開闢之議將格而不行行矣  
而欲速見小則急遽苟且事必難成又或以苗情反  
覆艱於措置輒欲將苗地仍還苗民亦未免因噎廢  
食前功盡棄然則救焚拯溺拓土開疆雖諸將帥之



力士卒之力實督臣之力也而督臣之策羣力以集  
事則由於我

皇上聖謨宏遠指示精詳雍正六年四月祖撫軍密  
奏古州一帶不可取奉

硃批此事汝識見卑小矣豺狼入內地而不能化任  
其野性永爲地方之患爾身爲大臣職掌封疆忍心  
坐視乎若言不完糧爲失體便今直省百姓能人人  
遵法完納乎失體豈在此此皆從前督撫任任推諉  
代代因循之所致天工人其代之若遇實力爲國家

利害置於度外之人自能料理又六年七月鄂制府  
奏報委員招撫生苗情形奉

硃批凡新定地方利之一字萬不可與較錢糧二字  
萬不可惜勿因小而誤大切諭切諭又六年十二月  
鄂制府報明克取丹江並招撫九股清水江一帶情  
形奉

硃批此事實皆

天

祖之慈恩卿等忠誠用力之所致建此從古未有之



奇勲除邊方萬姓之永患朕嘉幸之懷筆難宣諭其善後事宜當詳慎料理以重兵彈壓爲要不可惜費省事待數年安帖量減不遲也又七年五月鄂制府奏徧化生苗情形奉

硃批添設營汛朕原有旨不可惜費但數千里生苗界內設汛彈壓恐武弁中未必能盡得其人而用之倘因些小事故激成事端所關甚鉅恐將來不勝其料理當熟思萬全妥帖而爲之不可因目下之恭順而必其蠢頑之不復作也朕意可相其險隘苗地與

內地相連處多設兵以鎮撫爲上此朕適度之意卿就近親視情形自有定見朕所諭者正恐因目下情形有誤久遠之規畫也悉心籌畫料理不可視爲輕易夫苗頑之反覆何能保其必無但須先事圖維預爲防範可慎重爲之又七年五月鄂制府奏報清江頑苗就撫攻克情形奉

硃批嘉悅覽焉但善後事宜須謀萬全不可少有疑貳頑苗經此一番懲創必有數十年之安靜若仍照舊安插可以相安則更可免異日之煩勞如卿信得



及可一勞永甯又何憚而不爲也此全在卿通盤悉心籌畫而爲之者詳慎之又八年三月鄂制府奏清水江苗業經剿定各寨畏服情形奉

硃批嘉悅覽焉朕爲古州八萬之憂懷今日始少釋矣然善後事宜尤宜詳慎又九年九月張撫軍奏報察勘苗疆情形奉

硃批覽奏俱悉善後事宜最爲切要全在文武官弁撫馭得法不可絲毫致涉欺凌必實心教養務令苗漢相安數年後方可言成效也又十年九月高制府

奏報台拱建城頑苗抗拒情形奉

硃批奏中旣稱苗人初集氣銳之時應緩擊以老之俟其糧盡散歸攻剿甚易又稱鄰近台拱地方四面皆是新闢苗疆恐各處苗人皆聞風煽動最宜密察嚴防等語果如所言苗人有聞風煽動情狀愈當速振兵威破其姦謀諺曰迅雷不及掩耳正此之謂甯容緩耶二語似屬大相矛盾況從來用兵貴神速遲則變生又添枝蔓且恐在事將弁借此任意遷延殊與行師之道甚不相協未知汝具何意見朕頗憂之



以上

諭旨均係

手勅恭誦再三仰見

聖主明無不照萬里之外洞若觀火各大吏奉以周旋成茲駿烈凡古來化外之地悉隸版圖古來化外之民悉遵約束黔楚粵三省邊界聲息相聞行李往來履苗地如內地上下舟楫銜尾連檣懋遷有無化居無復梗阻漢民安苗民亦安於戲盛矣繼自今加意撫綏認真防範無事之日勿激成有事有事之時

勿諱言無事大事全在擔當勿稍形畏蕙小事無難處置勿過涉張皇馭苗之道思過半矣若夫家給人足俗厚風醇此則內地所猶難非尅期所能奏效利用厚生漸仁摩義是所望於後之君子雍正十一年立冬前三日紀於貴州臬署







